

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卷之二

衣集

南北朝

南宋

華頭兒

戴法興初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孝武  
征虜撫軍記室掾及江州柴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  
興與典籤戴明寶蔡賢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為南臺侍御  
史同兼中書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武崩前廢帝  
即位法興遷越騎將尉改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

已而法與巢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攝  
倅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為，悉決法與之手。尚書中書  
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袁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  
孽成，欲有所為。法與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管陽  
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閣人華頭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  
去，與常加裁減，頭兒甚恨之。帝嘗使頭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  
而道路之言，謂法與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頭兒因此告帝曰：  
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法與是一人，官在深宮中，入  
物不相接。法與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

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允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籌沒財物

論曰戴法興宋孝武之賊也而肅廢帝之嫂也不死則致毒滋多獨惜其死於頭兒之口夫頭兒齶斫法興非為帝也直以自洩其恨耳假令法興與頭兒比即有道路之言必應不以聞聞亦必為之地矣夫法興猶能禁帝使不得大肆其惡自去與死而凶志遂成宗室大臣往往不得首領而帝亦卒為嘗焉請也邦家傾覆則唯扞口之以哉

錢藍生

阮佃夫。明帝初出閣。選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蔭陵、繆方威、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威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列中。事果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世藍生不欲有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暘時。帝出華

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佑休山陰主並侍側明帝猶在秘音  
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  
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  
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司向曉  
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外使或監生密報建安王休  
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以並聽出外裝束  
唯有隊主樊僧整防林閣是柳无鄉世人无世要之即受命姜  
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  
龍丹陽朱遠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

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仁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感、周登之、富靈符、聶履、田嗣王敬則、愈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荆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感劉

陽縣侯周登之由陵縣侯富寧符惠懷縣子聶屢建陽縣子王  
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遠之零陵縣子

論曰子業真狂主哉。銳於播惡而闇於防姦。彼且疑畏湘水  
而幽之。而將戮之矣。猶使監生得以在側。竹林之弑。毋亦天  
奪其魄耳。嗚呼。監生與阮佃夫毒寂之埒功也。佃夫輩侈然  
疏爵而監生獨不與焉。則其人亦鈞鈞者矣。



南齊

徐龍駒

徐龍駒以卷入本給安陸侯。後度求宮為齋。帥帝即位以後。便  
伎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帝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  
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為厄。以餘人代之。龍駒  
位羽林監。後閣舍入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  
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蓋教。內左右  
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忠懷縣男。事  
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帝尋亦廢。弒于西美。昇尸出龍

駒宅殯葬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君宗並賜死餘黨亦見誅帝驛  
王

論曰孟子罪戰國諸臣一曰長君惡一曰逢君惡乃徐龍駒則駢有此二屠罪者也欒林顧寵任之撤殿賜林錦婿置效且令儼然南面代行天子事而其罪愈不可贖矣殺身不亦宜乎然欒林卒不免焉則小人何利而工使佞而使佞又奚益於人國哉

王寶孫

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呵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勅詔乃至騎馬入殿訛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及蕭衍師至近郊帝遣王寶孫督戰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蒙發憤突陣死蒙驍將也既斃衆軍於是土崩茹法珍梅蟲兒又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浚閤舍入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間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

舍德殿望歌作兒女子卧未塾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  
暉閣已閉隔人禁防黃泰昇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  
張舜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其佐脅成亂者法珍盡兒及王暄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  
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  
道之楊敬子李繁之周管之范雲濟石曇悅張惠奴王勝公王  
懷藻梅師濟邗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金駱  
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  
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邗王竺兒隨要袁餘世等十人梁武平

建鄴皆誅

論曰書云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東昏狎昵群小如水就  
濕王寶孫以乳臭孩童茂紀作威致將士解體而患成土崩  
則亦不可勝誅者矣雖然先救之笑也解菜之營也孰為之  
濕而孰為之就乎吾於寶孫何尤

梁

俞三副

初昭明太子母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曰闕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理惠側長子位有宮監訛遞之魏雅者初並為太子所愛遞之晚見疎於雅密啟武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

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

論曰：李延壽之論曰：以明昭之親之賢，梁武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然而開其隙者，俞三副也。三副徒以百萬之賂，巧中多忌之主，致昭明惑圖墓者言，而梁武入厭禱之謬。父子猜嫌胤嗣，遂不得立矣。貪人敗類，豈三副之謂邪。

張僧龍

邵陵王綸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  
豫章故以次立陵之沒歎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  
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遂洩僧胤常候都官而書羊侃侃曰  
我牀非關人所坐竟不前之

論曰邵陵歎望而伏我逆矣張僧胤知之果與逆者乎抑中  
立者乎或知而洩其謀者乎跡羊侃移牀則僧胤固非貞士  
所屑與者也雖然卒不聞其憾侃而傾之也則猶賢乎而况  
又能訟劉之亨之功也視俞三副霄壤矣



朱買臣

蕭棟昭明太子之孫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崩於道崩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為都督將發詔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係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舉別人由是帝別敕宣猛將軍奄入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沉于水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還都建鄴宗慆黃羅

漢皆楚入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僕射王褒乞戶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慄及御史大夫劉戩以為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百於是乃留及魏軍逼買臣按劍進曰惟有斬宗慄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寔吾竟宗黃何罪二人退入於中及魏人燒柵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

論曰梁元忍於骨肉而以未買臣為成濟世豈有枝批而根

不傷者乎。則建鄴王氣即微。魏師亦已盡矣。買臣不自愧悔。而顧欲斬宗黃以激天下。誤國之罪。買臣豈在宗黃下哉。

王子晉

侯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尅。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沱口。以禦之。過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爲琳囚。縶以一長繯繫之。置于觸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益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住觸而釣。夜載安都、徐敬成上舫。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

論曰：王琳雖非純臣，而能下士，士多歸心焉。故赴謝而陸納。

請死見執而故吏爭資被戮而朱瑛求首老叟懷血士致柩者五人義故會葬者數千人蓋有田橫而後朱易一二睹也獨王子晉以琳覲信俾守敵囚而縱使逸焉小人洵難養哉御之宜何如懲儆矣

陳

蔣禧

沈皇后陳文帝之后也。廢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安德。時宣帝與僕射劉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忌宣帝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如曹爽，願作富家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為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帝曰：「因知師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

敕請晝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改歸宣帝后受問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詡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莫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恐連遠黨與並殺之宣帝即位以后為文皇后

論曰陳宣帝之於臨海亦猶周公之於成王也而眈眈則目必欲解其璽紐而佩之自劉師知死而定臣無復為臨海計者文皇后蔣詡之賂蓋亦計畫無俚之甚耳惜詡之闇於計也夫一張安國惡足為宣帝難而莫目此圖之邪藉使其計得行適以激之怒而趣慈訓廢立之詔耳然安國被誅而詡

聞連逮后亦終於陳亡之後則宣帝猶寬矣嗚呼大皇后嬖  
人也見不踰閭無足怪者獨怪梁武道意而顧於趙叔祖諱  
淳也

趙叔祖齊豫章文獻王薨內齊直帳閣人時事梁武帝



蔡臨兒 李善度 臨兒一作脫兒

陳後主怠於政事，有司啟奏，並曰：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諫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誑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送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時蕭引為中庶子，建康令李蔡及殿內隊主吳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為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

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論曰夫宦官宮妾其於人主甚狎而易昵則其矚喜怒乘昏惰而寵太阿也亦甚不難此即劉明之主猶往往溺焉而况閹弱者乎則後主之溺於貴妃李蔡無惑焉獨惜三人者比而禍入國而因以自禍也噫

北魏

宗愛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舉為閣入，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為泰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峻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威、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具愛並不睦。愛懼道威等素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威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愛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庭侍中吳興公

和足侍中太原公薛提等批不發表。廷足二人議以大成冲幼，欲立長君。徵奉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廷等猶豫未決，愛其知謀，始愛負軛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媿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廷等。廷等以愛素賊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伏於宮內，及廷等人，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奉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白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

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論曰宗愛之閹以罪也而其後所行卒多非法所謂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非乎不意嚴明如太武而惑一愛也又不意果於誅戮如太武悼愍其子而竟不忍一愛也則愛又奚有於其兄弟哉嗚呼愛刀鋸之餘耳乃敢危嗣君翦王公專廢立賊二天子而恬不為異豈一朝一夕之故也

仇洛齊 段嘉 王瑒 趙熙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欵任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為高凡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克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儼。又得賜盧豚。生子。帝元。帝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入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帝

元侯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於太武，太武問其才能所宜，曾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閹耳，而不言其養子帝於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補遺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濶，入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人樂蔡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縣，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從征平涼，以功起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

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欲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瑀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瑀以泰常  
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  
平公。孝文以瑀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  
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  
家。還京。以其年老。拜常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  
物。不可勝計。又降爵為公。扶老向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  
如處子。卒。年九子。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趙熙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



祖述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汲入  
而為閩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  
能自謹勵富官任舉頗得其入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  
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惟源賀等辭義  
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  
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  
時尚書李訢亦有獻文與默對詔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  
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述為幽州  
皆曰有能寔有私焉默疾其虜亂選禮遂爭於殿廷曰以功授

官司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曾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以為州。臣寔為惑。於是默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默為監藏。司默為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罪。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出為豫州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己清儉。事濟公私。亮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瑛。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屈丐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

智畧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馬還都乃請父瓚贈諡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諡曰戴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澤稱微少於煎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邑謀反脅孟舒等事晉孟舒敗走虜

宗之被執入京，虜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之納南承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志，嶺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賊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克宦官。性通率，不以閭閻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宮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薛菩薩后本傳作高菩薩

論曰：仇洛齊，天閹也。王琚等故皆良家子，雖以臯沒，率多小

心洛齊奏罷雜營戶帥厥功爛焉。趙默規報前怨，至忘寢食，  
搯小鞭撻螟蛉，視若仇讐，惜矣。而居身清約，取節可也。若劇  
鵬發憤而死，賢於隻蒙哉。

張祐 抱疑 王過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白泰松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克厲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罷幸冠諸閹官特遷尚書進爵陵東公仍館內苑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叔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遷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響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

堯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諡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沒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總以女妻之。襲爵。降為荒東公。又降為侯。

抱嶽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五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冢焉。無得而知也。初時。隴東人張軌王反。家染其逆。及軌王敗。父睹生逃免。嶽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為宮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曾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趣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

睹生拜大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入歸塗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諡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緡絲及絹八百足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大持加右老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錢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德每見勞問數遣稱疑之正五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列軍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年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侄甥壻畧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與



莫死後二人寺立。莫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結。爵次與還於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崇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入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罪。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崇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堂。西方瓦谷。出二貴人。石崇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兖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悉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震不蒙。俱為羌。

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改為王。為自晉  
己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出為華  
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  
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舉遠免。遇官奪其爵。宣  
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  
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造於部分。北都方山  
鑿泉。道借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  
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  
老。朝夕不倦。又長於入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寮舊。醵膳積豐。

然競於榮利。趙求勢門。趙修之罷也。遇深附會。受款為之造宅。增於本肯。管擊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假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同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畧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羨將軍。佞獨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蓋室。頗解書學。為中

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史為侍御給  
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為瀛州  
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為威酷孝文頗念  
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陞獻穆恭等事皆  
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實掌入為大長秋  
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為閹入稍遷給事中賜  
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  
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

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  
白整位並長秋卿

論曰文明邪險誅實任情而張祐抱疑王遇符承祖等拔自  
微闕驟躋王公又與所幸王獻俱入八議許以不死則勿問  
而知其為佞倖也夫文明吾無責已孝文動欲變夷乃於祐  
之宅焉而幸葺之父焉而寵王遇之酷焉而任承祖之臯焉  
而原獨不思身為天子宦者猶得諧而與杖即舊惡不足念  
乎殷鑒固宜懲也况佞濁恃義可以名官則於刑實莫當哉  
幽后失行伊感自詒舍耕之強吾於白整何尤

劉騰 賈祭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蕪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獄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皓使徐充采召入女還遷中給事聖太后臨朝以與子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梁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餐並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聖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為臨軒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克宮

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咸人資。幸越清河王。懌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叉。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貨度等。金帛。令置毒藥。御食中以害帝。騰乃白帝。殺懌。廢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侍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侍中常侍賈祭假言。持明帝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

聞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人騰之手。八坐几。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有財帛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周護。剝削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適奪鄰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薨於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恃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用成。陳屍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陶官為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



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感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祭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厲刑頗涉書記與元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乂騰等同帝動靜右衛吳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祭詔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迺下殿祭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纈陽還

閉太后於宣光殿祭既入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烏時武威太守章景承祭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為又以緒為西平太守寧太后反政歎誅祭以入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祭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驅殺之

論曰嗚呼小人無忌憚甚矣或劉騰始者蓋嘗樹德於靈后而后所以報德亦既不遺餘力矣其後稍稍開隙遂狡為群其不肖之心清河雖艾豸乎而一閭官敢於蔑天子之輔哉天子之叔幽天子之母而又隔絕天子定者之儀公卿日參

其顏潘王請為之息寒心哉騰也區區賈察騰鷹犬耳察誅  
而騰死於牖下陰冢露骸未盡其辜矣

潘王河間王孫也  
為騰養息

楊乾 成軌 王溫 孟樂 平李 封津 劉思逸

楊乾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琚所養。思若父子。累遷為中尹。聖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書。樂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侍貴者。聖太后皆許其方岳。以乾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輒候容色。時有美惡。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

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梁都將孝哥二年以勤謹封  
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既為假父願為中官之所敬憚後  
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諡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樂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  
俱克官者稍遷中書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群  
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  
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太守亮靈太后臨朝  
徵為中常侍賜爵樂城伯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  
封樂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

河陰遇害

孟樂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而常黯黑於几。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樂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樂必不濟。我為之憂。及葬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綾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李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介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侍中。以多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颯漢勃海裔人也。父全德娶常寶女寶伏誅。全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崇遠奉卑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嘗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尚贖司徒。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克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璩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入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殺。又時內外喧嘩云。入還敬

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己，乃啟明帝，欲詔石衛將軍楊渾密往殺。又詔書已成，未及出外，又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怙，邵敬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隱，已狀意小解。然又妻憐之不已。出暢為潁丘太守。景嵩為嘗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存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論曰：夫以閹官臨民，鮮有不蹟於貨者。然楊乾被糾而廢，則當時御史之法，尚得行於中貴也。成軌封津，皆善侯時主意，色而潛外憐，以明帝幸姬，不羞父軌，則軌固黜於津矣。劉恩逸、張景嵩、毛暢等，計去元父，抑亦皇后之功臣子。後暢等復



敬殺父思逸欲殺高潛謀雖不就其志足悲矣。

北齊

韓寶業等

宦者韓寶業、盧勒、又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閭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又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侍伯、郭沙彌、鄧長顥、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餘者、唯長顥、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又、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歛、不通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顥、並閭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

萬通研骨研骨一作骨光升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石  
君才能純陋宮鍾虺趙野又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  
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  
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  
此二職及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趙侍左右通宵累  
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實動逾巨  
萬丘山之積貪恠無厭猶以波斯狗為議同郡君分其幹祿神  
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閣或在內多日  
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

為群馬塵必全。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趙避不敢為言。齊盧陟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為教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顛為太府卿。烏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鋼銀。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戚。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sup>神</sup>贊顧。貶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

十人以為左右恩賜。出處殆與閣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嘗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閣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遇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

開府薛崇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崇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崇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妄多皆類此

論曰伊尹之訓三風十愆也曰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夫處仁遷義之主豈其復即於敗而老臣謀國猶凜凜防其漸焉渤海起自戎行闢大體蒼頭閹宦驅使任情時雖未被恩遇而業已開用事之隙矣天保以來漸有職任武成之世遂預

朝權武平昏童耳。又何怪其昵群小，酣歌舞也。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氣縣公卿，言禍福。其所以蠹政螫人，靡所不至。嗚呼！內參一賜，輒數萬匹。而從戎者，曾無禪袴，不亡矣。待烏是故。南安之反也，激於光武。建安之主也，因於長顛。淮揚之驛，整也。切齒於德信。微盧潛以權畧撫慰之。不幾揭竿起乎。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高勣奮然攘袂，將甘心于盜。以洩其憤。而卒沮於臥蘆之月也。悲哉！故君子創業垂統，求為可繼。蟄穴江河，若齊事之始末。其前車已。

勃海王高歡建齋神武

天保文宣帝洋年統

皇建孝昭帝演羊統

太寧武成帝湛羊統

武成平後主韓年號  
武成中有月己而生后

母盧氏南安王思好建安王張景仁  
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



田敬宣

田敬宣本字鵬，壘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開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歷開府中侍中。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奔主何在，紹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論曰：田敬宣豈所稱性忠義者耶？夫居常尚論，感激沈吟，易耳。一臨患難，鮮不自失矣。敬宣從容就死，辭色不撓，微性忠

義能乎哉。傳伏更事二姓。東節不終。九原有知。敬室不耻。與  
同傳字。

隋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為南兗州刺史、阿陽侯。為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事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為侯。大象中，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國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

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封安定郡公在州數年其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書褒美之賜以累帑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滑鄉公上下正樊安之徵拜司農卿史入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禮讓叔略別有條制皆出入意義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開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頴揚素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贊几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初大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妻晨至獄門於馬上暴

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蓋曰襄。

論曰。余聞。恭者不侮。儉者不奪。樊叔略既稱豪侈。惡得為恭。儉。食備水陸。夫獨非民力乎。且師心獨見之人。未必一一盡法。循理特任其智數。足以徵時譽耳。是故上用兵。則以兵謀見奇。上營構。則以制度見巧。知隋文銳於興理。則又以治行見褒。滑郡公。豈滑稽之尤者哉。不然。前此嘗兩刺汴矣。迺至隋而始有滑稽也。李延壽傳之循吏。將有深意邪。抑姑從舊史而莫之改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七

冠集

唐

楊思勗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李嗣弔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牙爪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眾外結林邑真臘金鄰等國據海南眾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元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戶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平

兵六萬，柱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朔國大將軍，給祿俸，隨閭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菑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隴州靈隰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曾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水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曹璘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眾窮追，生縛之，阮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驚忍，救殺戮，所得俘必剝面，務腦，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遂慘不

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蓋乃得死楚客者樂安人後  
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論曰定天下者英主而能禍天下者亦英主也夫英主何以  
禍天下哉彼其才智足以籠蓋天下而耳目之近時有所不  
及察左右近習之小有才者又往往伺間以求中其欲而彼  
且自負聰明神聖天下無足為吾難者而雜然舉而用之一  
當意即角越祖宗之制而踰尊踰戚弗惜焉其後遂至於潰  
敗決裂而不可收拾此非英主之過邪若漢宣唐玄是已夫  
宣帝漢中興令主也而開三大憂與漢俱終唐室之禍所為



訖於危亡而莫解者。惟是方鎮闕官擅權。拔扈而開之。豈有  
玄宗也。唐初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事已  
即解制甚善也。自開元九年始於朔方置節度。而方鎮之權  
日重。黷揚一鼓。帝已身蒙其禍矣。太宗詔內侍者不立三品  
官。不任以事。而執意玄宗之弁髦之也。當靖難時。楊思勗雖  
嘗從事而未參首謀。酬以金帛可也。擢為內侍長。如太宗制  
可也。而顧倚為牙爪。豈在廷諸臣無一足任。而區區藉思勗  
為邪。安南之討。思勗敢於自請者。蓋亦有以窺帝之微耳。而  
京觀一封。兵權虛假。官驛騎階一品。寢尋遠於脫季。中尉監

軍內外盤據將相多出其門。而天子直拱手以聽焉。夫誰陷之厲哉。吾故曰禍天下者英主也。嗚呼安南亦不幸而勝耳。藉令思勗而喪師奪氣。則未必非唐之福矣。而奈何屢出屢勝也。殆天意乎。噫。宋廣平於思勗之逐。絕不與言。彼豈不知其必詐哉。真以感悟玄宗於萬一。而惜乎其終不悟也。亦天也。

高力士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間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體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累食司宮。聖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閤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啟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有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侍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孟嘉

運草堅，揚慎於王，錡、揚、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  
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  
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  
承恩、張道斌、李大冝、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  
節度，單脩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  
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在  
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咸亨  
諸家，尊曰蒼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  
節度使得之，寵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月有七黑子在否？力士

祖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封為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庭福與妻及力士賁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嫁經受吊。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傳。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旬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渭不給，乃以賦粟助渭，反用和籴法。數年，國用稍克。帝將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南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人有常

則人不告勞。今賦泉元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籴不止。別私藏。  
竭。還未者。畧。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張。孰敢諫者。帝不悅。  
力士頓首自陳。心狂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  
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東廷坊建佛祠。  
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貨所不逮。鍾歲。力士宴公卿。一  
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  
澧列五磴。日餽三百斛。直有表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  
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  
品。以力士思藝為之。帝幸蜀。思藝逐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

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子尚  
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  
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上皇還進閣府僚同三司是封  
五百戶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  
士方遠瘖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力士趨至閣外遣內者投磚刺  
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  
輔國不許竇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  
避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  
勞遷其官贈揚州大督都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

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  
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拙我何為而然力士  
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  
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  
冀付諸將寧不服邪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  
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  
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  
曰天方灾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  
陽失度天下事庸可獲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



反力士善揣時事勢侯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  
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陷天下  
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論曰高力士善揣時事識玄宗於藩邸而傾心結納卒以柔  
媚被寵將相藉其力近倖結其驪副主三公咸致禮敬即天  
子亦弗名也光啟甚隆赫哉得君既久時遠讜言毋以此全  
耳目而塞清諫乎巫州之流非不幸也雖然立長一言儲宮  
遂定至謂大柄不可假北兵不可禁皆確論也睹遺詔而悲  
慟至死則不第賢於袁思藝矣

邊令誠

安祿山反范陽玄宗命安西節度封常清如東京募兵禦賊以  
高傛芝為副元帥統諸軍之次州祿山兵本邊人精勁習戰常  
清所募皆市偏不識兵戰安于谷單上東門斬衆等聲奇驍却  
戰虎牢大潰走賊遂陷東京傛芝用常清晝保潼關中使邊令  
誠致以事于傛芝傛芝不從遂言常清以賊拒眾而傛芝棄陝  
地數百里又盜減軍糧賜帝大怒遣令誠齎敕印軍中所之常  
清草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親此賊無忘臣言時制誡皆  
以祿山狂悖不日當致首故云然令誠宣敕殺常清乃討傛芝

曰大夫亦有恩命。德芝趨下，令誠宣教。德芝曰：我遇敵而退，當死。謂盜賊，糧賜則有，士衆在，德芝得士心。士卒大呼稱枉，令誠曰：我教使耳，何知遂斬之。以哥舒翰為副元帥，遣中使趨戰師，覆于靈寶西原。翰部將執節降于賊。於是賊入潼關，帝遂幸蜀。始祿山不意帝遂西，壁潼關者十餘日，不敢進。而崔光遠避令誠，遣迎賊，賊乃入京師。屠妃主，皇孫留者數十人。王侯將相危車駕，家留長安者皆被禍。

論曰：封常清、高仙芝、喪師棄地，罪固當死。然退守潼關，猶足以救京師，扞豕突，策未失也。而遽死於譏，則令誠舍沙之以

哉。此。忘。秋。甫。駕。而。逐。賊。之。使。已。向。潼。關。令。得。恣。其。屠。戮。廟。社。  
幾。亡。即。寸。斬。令。誠。寧。足。洩。神。人。之。怨。恫。乎。吾。意。不。開。元。英。主。  
後。乃。至。憤。憤。而。不。能。決。也。故。祿。山。反。形。已。著。猶。人。璆。琳。之。節。  
說。及。神。威。馳。諭。而。踞。牀。不。拜。也。辱。矣。貞。疾。不。死。幸。哉。

補璆琳馮神威昏中使

李輔國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貌倜儻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殿中簿最王鉞為使以典水豆能檢搆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起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擢任以肱膂事更名護國又政令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察一委之輔國能隨事斷斷造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為浮圖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

中監閑厩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京隴石群牧京畿鑄錢  
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是封戶五百宰相群臣  
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祭  
事廳見數十人吏雖有執電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  
司制劾有所摘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  
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令士三百人為衛  
貴幸至不敢斥言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爭之歲五文帝為  
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  
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經中書出者峴必審度輔國不悅

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復道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馮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常以太上皇左右。黎園子弟日奏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為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殿南。南倚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劔南奏事。更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王玘等飲。資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告。

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憂然欲剪除而憚其控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罕問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朝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盛代為開厯群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朝國大茅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朝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為司空尚父許朝朔望朝國歎入中書作歌



表門者不納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  
罪事即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游諭遣有韓穎劉烜善  
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驕甚  
輔國領中書穎進秘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為山陵使判官  
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  
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遺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抉其首  
潤中殊右臂告恭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菜贈大得諱曰  
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為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論曰木朽則蠹生醜敵則蚘聚未聞寡欲之君而宵人得以

售其術者也。肅宗之即位也，年踰四十矣，想自為太子時，意不能不眷眷於富貴，而今輔國日侍東宮，必有窺其微而冀得一中其欲者，致為苑叟所望，武致矣。從史之力為多，造名再錫帝，且盡委叢神藉之，而彼復何所顧忌乎？是故廢罷則多官可兼，八座可搭，宰相可求，而南北司之事可兼而視也。怙勢則口敕可行，相臣可逐，妖人可庇，而潭州刺史卒不得其死焉。犯上則建寧可誅，上皇可劫，張皇后越竟，二王可殺，而睥睨寢疾之主，不啻綴旒矣。先正有言：肅宗信任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而要以利天下一念。

階之禍也何以知其利天下哉於乾樹鷄知之乾樹鷄之悖  
知以天子樂耳寧復知有播遷之君父恢復之遠圖而藉叢  
神於朝國莫惑焉噫朝國不嘗以柔證嘗帝乎嘗之而知其  
易與而後徵然肆其盡則肅宗利天下一念階之禍也

相臣謂宰相李岷也

妖人申奉芝也

遊三條

究王備

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主使飛龍厩副使張皇后謀立起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竊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豐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書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西節使與襄州張維謹部將戰中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忤乃倚韓勣等罪貶沔州來瑱

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因仲昇共証殺瑄同平節度使  
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竭以疑之璆等上將  
冤光弼元勳既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繇是鴛解廣德初吐蕃黨  
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命者虜扣便橋帝倉黃出居陝  
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閻蕭為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  
伉上疏曰大戎以數萬衆犯闕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  
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  
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  
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

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爭府庫相殺戮此三輔  
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台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  
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  
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為枕  
不為天下計臣聞良藥療疾當病餘藥藥不苦疾猶無益也臣  
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逮賢良任宦豎  
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孫首犯告天下  
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  
殺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

朕自新政道乎且即募士西與荆廷會若以朕惡未後邪則帝  
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惑天下  
不服請赤臣族以戮疏濤帝疏濤公諫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恭宮  
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恭自三原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遂  
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沅添州景詮景詮斬與尉元恭行至江死  
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元  
見待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  
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平谷使宰畿內兵權煇熾然永泰初  
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鄆以奉先為使恣毀縣外廬舍無尺椽

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論曰。嘗聞王者無私。夫以父母天下之人。而稍存私怨私德。則愛憎辟於片念。而威福斗於終身。其弊必且中於國。而其勢卒至於不可圖。夫非私之為害乎。吾讀唐史。張后本謀。非欲立越王係也。不勝輔國之憾。冀得甘心焉。而代宗弗許。始轉而投甲於係耳。程元振黨於輔國者。發其謀以自救也。豈為代宗忠計。而胡德之深邪。罷秩既除。威權遂熾。蓋至上將元勳。相繼誅斥。而天下索然解體。乘輿越隻輪不西。姑迫於公議。而薄待以不死。帝可謂厚於報德矣。而元振顧欲以怨



報哉其矣王者之不可私也

魚朝恩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王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凡卽度國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沃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象為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發兵沃京，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廣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求幸，衛兵驩散，朝恩遣軍奉迎。

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疏天下剽軍容宣慰處置使專  
領御策軍費賜不濫朝恩賞小人恃功岸忍無所憚僕固瑒攻  
絳州使姚良棟溫誘回紇滿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翟大  
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布遠蓋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靜等  
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  
高是時邾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秦相州敗虜  
為讖諳肅宗不內其諶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  
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刀  
王室再安故朝恩為愆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

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  
近臣折曰救使反耶今追兵足以捍寇何遽育天子宗廟為  
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  
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徵伺談罷永泰中詔判國子  
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閣庶僕封鄭國公始請學詔宰相常奉  
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首樂俳倡侑燕大臣子  
弟二百人未禁雖然為附學生列庶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  
秋飯每視學從仲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年錢勞從者一賞數  
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諸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美辭折愧

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說亦默然。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  
御史李紘。誦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擇熟。所以動造。入禁將  
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  
今水旱不時。乞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  
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可猶乎。宰相倪首坐皆失乞。造徙坐  
從之。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容  
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離鎮。又乞十萬饋糧。  
所以不足。百司無補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野非。  
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

言鼎有覆錄象以侵宰相王綰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  
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豎觀治勝爽未為佛祠  
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石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塚曲  
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弟收其材佐興作費無  
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冢子儀託辭自  
詳以安眾疑久之袁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從封  
韓增是封百戶歲歲檢校國子監初卿策都虞候劉希道魁健  
能騎射最為朝恩所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  
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道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是少年橫朝

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其入之軍皆誣服死以市人  
送入地牢又萬年史實明觀得朝恩拘搏巡行新財軍為人無  
效養其姦朝走氣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  
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者尚勿為內給事服綠與同烈爭忿歸  
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頭得金紫在班上列帝未嘗  
有司已奉紫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  
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  
溫方屯阤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為帝知希遷覺  
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

執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爲臣必濟朝恩入  
殿帝從武士百人自衛能統之而溫控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  
李抱三鄧度山南西道以溫代鄧度鳳翔重陽其權實內溫以  
自助載又諫鳳翔之郡與京兆以野盤厓及鳳翔之號寶雞與  
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  
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嘗詰周智尤爲外應  
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還約兵詰共誅朝  
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以受禍方塞食宴禁中既罷將還  
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



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國朝恩自辨悖傲皓與左右禽誼  
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臨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寔封  
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既奉詔乃投繯云遂尸於家賜錢  
六百以蔡帝懼軍亂進劄希進王駕鶴哀並御史中丞又下詔  
慰曉將士獨希進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  
明觀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  
所厚禮部尚書傳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論曰彼未有以觀軍容名者有之自魚朝恩始夫軍容亦奚  
以觀也九節度之師誠不相統一欲統而一之獨不有鄂汾

陽在乎。即觀軍容亦與諸朝恩爲也。奈何。應事二主。恩寵陸  
赫。俄而開府儀同矣。俄而尊與禁兵矣。俄而天下軍石矣。又  
俄而判國子監矣。其初請學也。文武悉從。未紫雜沓。京兆具  
饌。教坊奏樂。俳倡侑燕。幾與天子臨幸埒。朝恩復何憚而不  
請。悔宰相舉天下事。盡出其手。邪嫌隙既開。乃始倚元氣。決  
意誅之。而天子如臨大敵。惴惴焉不克是處。則受前家奴。做  
獨大宗然矣。雖然。幸浴之決。近臣一折。即且帝指不諭。命遣  
一白。即懼朝恩。雖怕貴哉。亦曷嘗不可以理勞。祭諭者。當判  
國子時。廷臣音如常奏。持議不撓。吾意朝恩之氣必奪。而鼎

官之譟寧待封韓之日乎。比牙將家辱京尹則其勢已成。伊  
川曰父惡能以國耻責宰相之守雪也。

牙將李瑛京尹在昭  
伊川曰父新紀

竇文場 霍仙鳴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亦有名自魚朝恩死官  
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鎗軍止  
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  
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遂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  
主之與元初監神策左右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為左  
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高軍復完而帝志寫  
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八左右神策是時竇  
霍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可拔

引者足相躡銜士示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奉慮桐置索辭數焉  
歸而藩鎮贈遺累百緡畧士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  
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  
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尉  
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禱後稍  
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  
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驛騎大將軍時  
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更為具酒食遠欲悅媚之故不拒文  
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楊志廉孫崇義為

左右中尉招權騎驛與竇霍略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  
而北軍捕太學生何諫曾壽繫訊大懼司紫武少儀上書有如  
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休得擇是時宦官復感矣希望者涇陽人  
歷明威將軍贈洪州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  
三司志麻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崇義涇陽人歷右武衛  
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論曰貪夫敗類小人亂邦其白志貞之謂子當朝恩尚誅許  
尚氣憚德宗初政斬然攬權光起杖忠翼流而特繫兵炳救  
之志貞志貞不于是時天心報主惟爾是饗奉天之幸曾不

能效一甲一騎之用。致寶霍韋復得以紆其臂而奪之。而傑  
衛重兵。世歸商官。夫非倚帥之英國哉。雖然。當是時。亢動上  
將。豈無可與祭兵者。而德宗輕昇之。志貞旋復效而還之。同  
待。大克。同於遂。泥不。振。則。誤。同。之。罪。吾。又。不。獨。為。志。貞。責。矣。  
嗚呼。崔遠之為御史也。而流朱華之為衛士也。而愆韓公。我  
之貪懦也。而誌李景略之威望也。而說則文場。牧仙鳴不唐  
嶮而橫邪。噫。儻微鄭詞一諫。中尉之麻遂宣矣。又稱德宗多  
猜忤。不知何以獨推心此屬也。

師尤赴使淮受繇馬德宗杖之劉忠翼與蔡幹比而惡以  
長流賜死